

## 休斯顿文化学社老友记

顾丽华

徐海明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在办刊物，并会寄一本给我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担心，不要写什么“反动”文章哦！那是 1987 年。后来我也来到了美国，见到了他的朋友们。

第一个认识并印象深刻的是徐志华。记得当时在一个什么 party 上，多半是舞会一类，灯光暗暗的。徐志华是留学生中的“大款”，徐海明回国，是借了徐志华的钱才得以成行的。之前已经听徐海明说过，徐志华是文化学社的诗人。亦诗人，亦“大款”，有这样双重资质的人实属不多。暗淡的灯光里看不清人脸，徐志华时不时发出的标志性的哈哈笑声，淡化了我必须立马还钱的担心。

第二个认识的人是昌增益。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经是德州医学中心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，反正你能感觉得到，他就是那种做领导的人：做事勤奋，考虑周到，脾气温和。

做领导的人，必定有做领导的特质的。有一次我们去昌增益的公寓，进门闻到一股焦糊味，问询下，才知道他准备烧开水，放了一壶水在炉子上，然后去看书。水开了，水壶发出了尖叫声，他居然没听见，直到水壶烧穿了，发出了焦糊味，弄得满屋子的烟，他才“幡然醒悟”。我说，你这个和孙中山有得一拼。孙中山年轻的时候坐在城门口读书，熙熙攘攘的人流都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你这个弄得救火队都要来了，比孙中山丝毫不逊色。

年轻的昌增益是胸有大志的。1995 年 12 月，他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。我们送他们到机场，几多不舍，只能互道珍重。很久以后，我接到了自称是 FBI 的人的电话，问昌增益在哪里。我说，你是 FBI 的，怎么会不知道，还要来问我这个老百姓？

何志工是文化学社的元老。可能和他学历史有关，他从来不大声吆喝，显山露水。他比我们大几岁，一副思路缜密，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基本已经立意完整，条例清楚，证据充分。然后他大手一张，头略低，说，“这个事情嘛，是这样的”。他给我们描述过他在美国大学教美国历史，在走进教室时，美国学生那种讶异的表情。每次想起那种场景，都让我莞尔。一个中国人，要把英语说利索了，已经不容易，还要记住美国的历史，还要讲得头头是道，要把美国学生忽悠住，真是不容易呢。

认识范瑞平李红夫妇后，我们和他们曾一同去过新奥尔良他们的老朋友处。第一次在那里吃了小龙虾，也知道了 Cajun Food。他的朋友在餐馆里打过工，经他们介绍，我才知道三文鱼是比较贵的鱼。为什么之前都没买过三文鱼呢？每次都是买的吴郭鱼（tilapia）。

我们一路从休斯顿开车过去，平时治学严谨的老学究样的范瑞平，和能歌善舞的李红一起唱起了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》，还有让徐海明印象深刻，至今还能背出一部分来的童谣：

“.....上坡，下坡，压死了两百多，警察来抓我，我躲进了女厕所，厕所没有灯，我掉进了茅坑，我跟粑粑作斗争，差点没牺牲.....”

王胜家是一个大家庭，在王胜家开 party，他妈妈忙进忙出，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。王胜是大哥型的朋友，嘿嘿笑起来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能得到人们的信任。他在 Brazos Bend 州立公园组织的 camping，是我第一次在户外露营，对此是又好奇又兴奋。记得那次好多人参加了露营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有人说半夜里有听到象 Coyote 的叫声。什么是 Coyote？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和这种动物。

这次王胜又来组织聚会并且做东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他还是那个乐意付出不求名利的和三十多年前一样的大哥王胜。如果有哪些变化的话，就是他长得更象他的老乡蒋介石了。

很多次我们到周本初老师家开会，开 party。周老师的太太很忙，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很少见到她。周老师对她太太的欣赏是溢于言表的，每次都夸她一把年纪了才开始学习国标舞，非常用功，不怕吃苦，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。有时间，周老师会把他太太的跳舞比赛的录像放给大家看。有一次，我看见在周老师家的冰箱上，贴了一个小纸条，是周老师写给他太太的赞美词。夫妇俩相濡以沫，款款情深。

要说开 party 最多的地方，非华志安 (Zhian) 家莫属。他家曾被称作是我们的 Club House。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。打牌，下围棋，看录像，吃 pizza。来的人，有些是文化学社的，有些不是，但在这里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回忆往事，记不得 Zhian 说过任何大话，没有过夸夸其谈。他的润物细无声，他的高尚品格，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。如今 Zhian 和我们已经天人相隔，但是我们都会记住他的。

还有很多朋友和美好回忆，难以在此一一细述。

在休士顿的日子里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陪伴。我们逐渐成长，相继毕业，然后各奔东西。我们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路。我们分手，但回望时，想到过去的朋友和老时光，依旧温暖。

谢谢你们。有你们真好！